

第1章

汪成翰看著前方等待服務生帶位的女人，她長相秀麗，臉上沒上什麼妝，白白淨淨的，和周遭那些濃妝豔抹的女人一比較，更顯得雅緻脫俗。

這裡是酒吧，充斥著淫靡和墮落，像這樣美得讓人感到賞心悅目的女人不多見，他特別喜歡她身上所散發出的清新典雅氣息，儘管距離有點遠，但他彷彿聞到了一股芳郁的香氣，莫名產生一股衝動，讓他想擁她入懷，更想看看她躺在床上的模樣，肯定非常性感美麗……

汪成翰回過神來，他是太久沒有女人了嗎，要不然怎麼會對一個陌生女人產生了慾望？他想他大概是喝醉了，又或許是因為那個女人和記憶中的依安有相像的地方，一樣都是長髮？他自嘲的笑了笑，看見女人的身邊已經有男伴，服務生正帶領他們走向包廂區。

拉回視線時，他看到此刻坐在身邊的女伴，她說她叫周雨彤，說想要陪他一起喝酒，他點點頭，她就坐在他身邊了，他一向不會拒絕主動說要一起喝酒的女人，喝酒就是要人多才熱鬧，但是她長什麼模樣，他還真的沒有細看，因為沒興趣。周雨彤摟著他的手臂，嬌滴滴的說：「太子葛格，我是很高興陪你一起喝酒，但是先說好，你不能喝醉喔，人家想要你帶我去看星星。」

二十二歲的周雨彤，拍過幾個電視廣告，目前剛和一家經紀公司簽約，打算進入演藝圈。

至於她身邊的汪成翰，則是臺灣最大建設公司太子建設的唯一繼承人，因此大家都叫他太子或太子爺。

太子葛格是酒吧的常客，英俊又有錢，身邊每次都圍著不少女人，好不容易今天他答應跟她一起喝酒，讓她開心不已。

「妳放心，我不會醉的。」如果能喝醉還好，也許就能忘記心裡的痛苦，就算是短暫也好。

一個小時後，汪成翰左手拿著酒杯走到酒吧的露天陽臺，英俊的臉龐掛著一抹輕佻淺笑，他挑了一個角落的位子坐下，為自己點了根菸抽著。

隔著一道門，裡面是臺北東區知名的頂樓酒吧，至於這個半個籃球場大的露天陽臺，原本是酒吧提供給癮君子使用的吸菸區，不過因為可以欣賞夜色，也有不少客人直接坐在這裡喝酒。

老實說，他討厭吵雜，之所以會來酒吧，因為他更討厭只有一個人的夜晚，太安靜了，安靜到讓人無法入眠，他將抽了一半的菸放進桌上的菸灰缸，拿起酒杯，斂下眼底那抹痛苦孤寂，幽幽地喝著酒。

前方座位兩個女客人的談話內容飄進了他耳裡—

「筱伶表姊，妳看，坐在最前面那個戴眼鏡的男人是我喜歡的類型耶，斯文又帥氣，他看起來好像有點喝醉了。」在暖色燈光的照耀下，斯文男人的臉龐俊逸迷人，讓年輕的女孩忍不住多看了幾眼。

趙筱伶抬眼一看。「妳眼光真好，他叫沈君羿，是我們和信醫院的執行長，他是

董事長的兒子，也就是醫院的小老闆。」

她目前是和信醫院櫃檯服務人員，亭瑄是她小阿姨的女兒，一年前來臺北唸大學，現在住在學校宿舍。

「原來是大醫院董事長的兒子，難怪我覺得他看起來很貴氣，他的女朋友長得也好漂亮，俊男美女坐在一起，畫面真好看。」

趙筱伶不以為然的哼了聲，「不是女友，那個女人叫方思妍，是我們醫院婦產科的醫生，聽說一直纏著執行長，非常積極的想成為豪門少奶奶呢，真是的，有時間陪小老闆吃飯喝酒，卻沒有時間注意病人的情況，難怪害死病人。」

亭瑄難掩驚訝。「筱伶表姊，妳說那個女醫生害死病人，是真的嗎？」

「這種事哪能胡說，一年前她替一名年輕的女病患動了一個小手術，開完刀後她就馬上離開醫院，也沒有查看病患的情況，結果那名女病患因為術後狀況不好，加上好像開的藥有問題，隔天就死了，我後來才知道那還是我高一同學潘亞莉的繼姊。」

潘亞莉在高一上學期結束後辦了休學，後來重唸別所高中。

「好可憐喔。」

「聽說那天她把病人丟下不管，急著離開醫院，就是跑去找沈君羿。」

「就算她想當少奶奶，也不能不管病人，醫院難道沒有懲治她的失職嗎？」

「和信醫院現在由小老闆當家，他們關係又這麼好，妳說小老闆有可能會處置她嗎？最後當然什麼事也沒有。」趙筱伶把杯中剩下的酒喝完。「好了，我們該走了，不然會趕不上妳宿舍的門禁時間。」

趙筱伶兩人一起離開。

汪成翰在她們離去，視線沒有阻礙後，僵怒著臉，目光恨恨的看著她們討論的那個女醫生，在看清楚對方的模樣後，他詫異不已。

那個女人就是那失職的醫生？他目光深沉的瞪著她，就在一個小時前，他還覺得她和酒吧裡的女人不一樣，有著清新美麗的氣質……

此時周雨彤來到露天陽臺，一看見汪成翰，立刻飛奔過來，完全沒有注意到他僵硬的表情，她直接坐在他身邊的椅子上，身體緊靠著他，嬌嗔道：「太子葛格，原來你在這裡，你好壞，要出來也不跟人家說一聲，害我在裡面找你找好久喔，你不是答應晚上要帶我去看星星的嗎？」

「妳要看星星？坐在這裡抬頭看不就有了。」如果不是周遭的音樂聲、交談聲太吵雜，會發現其實他的語氣很冰冷。

「不了，不看星星，走，我們進去裡面，我陪你繼續喝酒。」她想拿走他手裡的酒杯，才發現他握得好緊，她困惑的道：「太子葛格，你幹麼把酒杯握得這麼緊？」汪成翰低頭一看，儘管他所坐的地方不是很明亮，但依舊可以看清楚那因為用力緊握而僵硬泛白的指關節，他看著有可能下一秒就碎裂的酒杯，失笑一聲後，鬆開了手。

周雨彤將他手中的杯子放到桌上，摟著他的手說：「太子葛格，我們進去，你想喝多少，我陪你喝，反正今晚我會一直陪著你。」

兩人起身，一起離開露天陽臺。

方思妍有點訝異酒吧居然設有露天陽臺，因為是頂樓的關係，視野還不錯，只是周圍環繞了挑高的玻璃帷幕牆，大概是安全上的考量，但也給人一股封閉感，不像她花蓮老家附近的山，那兒可以仰望整片的美麗星空。

她看著天上的星星，想起父親以前常帶著她和母親去山上看星星，父親非常熱愛自己的家鄉，總笑著說一輩子都要為家鄉的人服務……

「我說女朋友，妳怎麼可以只顧著一個人看星星，丟著喝醉的男友不管呢？我這個男友也太命苦了。」男人故作哀怨的道。

方思妍看著坐在旁邊、因為酒喝多了而到露天陽臺來醒酒的沈君羿，忍不住嘆了口氣，「執行長，明知道自己的酒量沒有很好，為什麼還要喝這麼多酒？」

「那麼多朋友替我慶生，我很開心。」

「再怎麼開心，也不能喝這麼多酒，做任何事都要有一定的限度。」

沈君羿一臉的無奈看著她。「思妍，妳忘了自己今天的身分嗎？今天妳是我的女朋友，不是我的保母。」

「是女朋友的身分也一樣，我還是要勸你最好戒酒。」

「思妍，女朋友不是這麼當的，一般的女人看見男朋友喝醉了，都會貼心的問要不要緊，要不要拿水給你喝，妳呀，若是個性再溫柔點，語氣再嬌柔點，就是個非常完美的女人了。」沈君羿調笑道。

方思妍輕笑回道：「很抱歉，大概是因為我從小在花蓮的鄉下長大，野慣了，學不會都市女孩的溫柔，所以執行長，記得下次找一個溫柔的女人陪你一起過生日。」

兩年前，當沈君羿成為和信醫院的執行長，第一次見到她，便對她說一沒想到我們醫院居然有妳這麼漂亮的女醫生，我對妳一見鍾情，要不做我的女朋友？

當時她只覺得跟自己同年紀的他，是個吊兒郎當又個性輕浮的富二代，並沒有多加理會。

但相處過後，她發現他並非只知道玩樂的富二代，醫院在他接管之後煥然一新，他提出幾個改革方案，革除許多不合理的舊習與讓人詬病的制度，他還提高醫護人員的福利，雖然他不常在醫院，畢竟董事長還有其他的事業，但是對醫院的經營很有效率，是個在工作上認真又用心的傢伙。

直到現在，他還是常常問她要不做他的女朋友，雖然一開始她認為那是玩笑話，但熟識之後，發現他或許是真心的，但是她覺得和他當朋友就好，她喜歡他這個朋友，帥氣、幽默又有點搞笑，而他們真的不適合當男女朋友。

就拿今天來說好了，當她結束工作正準備回家，就接到他的電話，說今天是他二十八歲的生日，要她陪他一起吃飯，她當下只覺得這個大少爺實在很任性，不過既然是朋友，再加上她也要吃飯，便答應了，只是表示來不及買生日禮物送給他，沒想他提出要她做他一天的女朋友當生日禮物。

在高級餐廳吃完了晚餐，他們來到這間知名的酒吧，平常和他一起玩樂的富二代

朋友已經訂好包廂，開了許多瓶的洋酒，非常熱鬧的為沈君羿慶生，相較之下，喝著可樂的她，就顯得格格不入。

她比較喜歡溫馨的慶生方式，和家人或者邀請幾個好朋友聊聊天、聚一聚，散會後就是和男友的兩人世界，雖然沒這麼熱鬧，但簡單甜蜜。

總之，她和沈君羿不管在個性上還是生活方式差異都很大，所以說，他們還是當好朋友比較自在，何況，她還有一個夢想，有一天她會回花蓮家鄉去完成。

「算了，我又不是第一天認識妳，早就知道妳不溫柔了。」沈君羿認了，誰教他喜歡她呢。「不過思妍，妳到底什麼時候才要做我的女朋友？」

「我目前沒有跟任何人交往的打算。」

「又說這種話，妳知道嗎，女人的青春年華是有限的，妳已經二十八歲了，可能妳明年就會開始長皺紋，出現老化現象，美麗也就會跟著大打折扣了。」

方思妍一向不在意外貌，畢竟比她漂亮的人很多，他的話對她來說不具有任何威嚇作用。「人的身體本來就會漸漸老化，大家都是一樣的，沒有人不會老，這樣好了，如果八十歲那年我們都還單身，我們就在一起吧。」

「什麼，八十歲才要跟我在一起？妳也太狠了吧！」沈君羿知道自己又被拒絕了，除了無奈還是無奈。「不說了，剛剛話說太多，現在有點渴了，女朋友，妳可以去拿罐水來給我喝嗎？被妳的話一氣，害我的頭更暈了。」

「我知道了，你先坐在這裡休息，我去幫你拿水過來。」方思妍想著酒吧應該有賣礦泉水，便走了進去。

當方思妍在吧臺買了瓶礦泉水，準備走回露天陽臺，中途被一個看起來有幾分醉意的男客人擋住了去路。

「嗨，美女，妳是自己一個人嗎？我也是耶，要不要一起喝杯酒呢？」男人露出他自認為很帥的笑容。

她往前一步，一雙明眸緊盯著他。

男人以為美女靠過來是答應了他的邀約，但她一開口，卻讓他當場傻眼—

「你的下眼袋浮腫得很嚴重，不太正常，我建議你到醫院做個檢查。」

「咦？」

「我是個醫生，聽我的建議，去醫院做身體檢查，還有，不要再喝酒了。」

「來酒吧不喝酒，妳要我喝什麼？」

「礦泉水給你。」她手上剛好有一瓶，給他她再去買一瓶就好了。

此時後面傳來一陣男人低沉的輕笑。

「呵，真是有趣。」

男客人的視線越過方思妍，看著後面的男人。「太子，你也對這個女人有意思嗎？我跟你說，雖然長得不錯，但說話很掃興，害我都沒勁了，算了，我去找別人一起喝酒了。」說完，他轉身離開。

方思妍說的是實話，剛剛那位男客人年紀不大，但眼袋浮腫且顏色暗沉，一般人會覺得有黑眼圈可能是因為休息和睡眠不足，但也有可能是飲酒過量導致身體器

官衰壞，她才會建議對方去醫院做檢查。

只是……太子又是誰？這樣的念頭一起，她下意識轉過身看去，第一個想法是，這個男人很高大，等她抬頭看清楚對方的長相後，她不禁愣住了。

男人的長相很出色，一張俊美的臉龐成熟剛勁，散發著獨特的權威氣勢，那股充滿自信的魅力非常吸引人，只是唇邊略帶輕浮的淺笑，讓他的面容看起來充滿玩興。

「妳這樣直勾勾的看著我，是迷上了我呢，還是也要叫我去醫院做檢查？」汪成翰調侃道。

方思妍還沒來得及開口，只聽到碰的一聲傳來，像是有什麼東西爆炸了，幾乎是同一時間，男人伸手把她拉向他，將她抱入懷中，快速向後退了幾步。

原來是上方的 LED 天井燈，圓形透明的壓克力外罩材質可能有瑕疵，加上過熱才會突然爆裂，好幾名服務生立刻走過來查看，也有不少客人好奇的紛紛圍過來。汪成翰不想被圍觀的人追問發生什麼事，又看到周雨彤走過來，他馬上拉著方思妍走到旁邊較暗的轉角處。

「奇怪，剛剛好像看到太子葛格在這裡，怎麼一下子又不見了？」周雨彤在圍觀的人群裡尋找剛剛說要去跟一個認識的朋友打招呼，卻許久沒有回到座位的汪成翰，找不到人讓她有些氣惱。「可惡，肯定是被其他女人給拐走了，真是氣死人了！」她氣呼呼的又去其他地方繼續找人。

而在轉角處，汪成翰問：「妳沒事吧？」

「我沒事，謝謝你。」方思妍向他道謝，這才發現他的右手背流血了，她抓起他的手。「你的手流血了，讓我看看。」

她看著約莫兩公分的傷口，剛剛他的手護著她的背，大概是被瞬間爆裂射下的壓克力板給割傷了。

「不要緊，只是一點小傷。」

「雖然傷口不大，但也要馬上處理。」若是壓克力板很髒又帶有細菌，小傷口置之不理也有可能惡化。

此時剛好有一名男服務生經過，方思妍向對方詢問酒吧是否有醫藥箱或者是能消毒傷口的藥品，男服務生說員工休息室裡有醫藥箱，見到是店內熟客汪成翰受傷，他很緊張的問：「汪先生，您受傷了，要我幫您通知羅經理嗎？」汪先生是羅經理的好友。

汪成翰看了下手背上的傷口。「沒事，一點小傷而已，不用告訴羅經理，這裡有位醫生，你帶我們去員工休息室就行了。」

員工休息室本是禁止外人進入的，但汪先生的身份不一樣，而且他的手受傷了，服務生不敢再耽擱，馬上點點頭，「好。」說完，他領著兩人前往休息室。

進入員工休息室，服務生從櫃子裡拿出醫藥箱，確認女客人可以處理傷口後，因為還有工作就先離開了。

成翰，依安她死了。

伯父，您是在跟我開玩笑嗎？

我沒有開玩笑，我那個乖巧的女兒真的已經死了，嗚嗚。

好好的，依安她怎麼會突然死了？她不是說要去廟裡一個星期，為我和她的將來祈福的嗎？

她大概是怕你會擔心，所以沒有跟你說實話，其實依安她不是去廟裡祈福，而是去醫院做一個婦科的小手術。

既然是小手術，怎麼可能會死了？我們已經決定等我從美國回臺灣就要結婚的，怎麼會這樣……

只能說那孩子沒有福氣嫁給你。

老天爺怎麼可以這樣對我，我不接受這個事實！

成翰，一切都是命，還有，依安的告別式是在三天後，如果你趕得回來的話，就來送她最後一程。

在酒吧員工休息室裡，汪成翰坐在椅子上，讓方思妍替他處理手背上的傷口，他不自覺回想起一年前那通教他心碎的電話，直到現在，他依舊感到心痛不已。

「你很痛嗎？」

「什麼？」他看著坐在身旁的她，細緻漂亮的臉蛋堆著憂色。

方思妍處理好傷口，一抬眼，就發現他正盯著她看，臉上不見玩興淺笑，表情深沉。「你的表情有點緊繃，所以我剛剛問你傷口是不是很痛？」

原來是指他的手傷，汪成翰看著手背上的白色紗布。「一點都不痛，謝謝你。」他是真的不覺得傷口痛，大概是心太痛了。

「我才要謝謝你，謝謝你剛剛及時拉開我，不過卻害你的手受傷了，我真的很抱歉，記得，傷口盡量別碰水。」方思妍邊說邊將醫藥箱收好。

「沒什麼，你不用在意。」他從口袋裡拿出一張自己的名片交給她。「我叫汪成翰，這是我的名片。」

她看著名片好一會兒，太子建設總經理汪成翰，接著基於禮貌，她也從皮包裡拿出一張自己的名片給他。「我叫方思妍，是和信醫院婦產科的醫生。」

此時她的手機響起，她拿出手機看了眼來電顯示，是沈君羿打來的，她一接聽，那頭馬上傳來某人抱怨的聲音——

「喂，我的女朋友，你是跑去哪裡拿水了？如果我現在人在沙漠，搞不好已經被烈日給曬到渴死了。」

「對不起，執行長，我現在馬上拿水過去。」方思妍說完，隨即結束通話，她待會兒應該會被某人給唸上許久，不過他聲音這麼洪量，是真的渴了嗎？

汪成翰看著她。「執行長？」

「是我們醫院的執行長，今天是他的生日，一群朋友幫他慶生，不過他喝多了，現在在露天陽臺那邊休息，我正要拿礦泉水去給他喝。」

「聽起來你和他的感情很好，難道是男朋友？」

「不是男朋友，我沒有男朋友，他是上司也是朋友，抱歉，汪先生，我得先走了，

今天謝謝你。」方思妍拿起桌上的礦泉水站起身來。

「一起出去吧。」汪成翰也跟著起身，兩人一起走出員工休息室。

走在前頭的方思妍，完全沒有發現後方的男人看著她的眼神充滿鄙視。

不是連病人都丟下不管，只想做豪門少奶奶？現在居然否認和沈君羿的關係，還說自己沒有男朋友？真是太可笑了，他猜她會這麼說，大概是因為知道了他是誰，剛剛她可是看著他的名片看了許久。

果然是個貪圖榮華富貴的女人，現在該不會也把他當成了助她上枝頭變鳳凰的其中一棵樹吧！

但是爬得愈高，一旦摔下來，可能就會粉身碎骨了。

記得當時他從美國趕回臺灣，剛好是依安告別式的前一天，沒想到何伯父居然提早將依安給火化了，讓他連見她最後一眼的機會也沒有。

他一直知道替依安動手術的是一個方姓女醫生，剛剛聽到兩個女客人提起亞莉的名字，他很確認她們說的那個死去的女病患就是依安。

今天他才知道依安去世的真正原因，那個曾經笑著說結婚後要幫他生幾個孩子的可愛女人，現在應該要過得很幸福的，她不該死的！至少不該被害死！

汪成翰抿著唇，緊握著拳頭，假若方思妍是個男人，此刻他早已經一拳揮向她了，這樣一個失職的醫生，他不但在她臉上看不到一絲的悔意，她甚至還開心陪小老闆來慶生。

剛剛他真是喝醉了，因為這樣的一個女人，根本就不值得他多看一眼。

汪成翰寒著一張臉，內心做了一個決定！

他很清楚已經過了一年，無法透過法律制裁她的失職，況且依安已經火化了，加上醫院管理者又縱容著她，那麼，他決定用他的方式，讓她也嚐嚐他所承受的痛苦，跟掉進地獄沒兩樣的痛苦。

他緩了緩內心憤怒的情緒，開口喊道：「方小姐。」

「嗯？」方思妍轉身，微睜大圓眸看著他。

「有空我可以打電話給妳嗎？我對妳一見鍾情，既然妳沒有男朋友，我也單身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可以給我追求妳的機會嗎？」

她不免怔愣住了，以前沈君羿也曾說過對她一見鍾情，當時他眉眼笑著，給人感覺就像是在開玩笑，而汪成翰此刻皮笑肉不笑的看起來像……

汪成翰本來以為他一開口邀約她，她就會馬上答應，沒想到她居然一臉遲疑的模樣，難道是欲擒故縱？因此他換了個說法，「方小姐，該不會是我的突兀嚇到妳了吧，真的很抱歉，這樣好了，妳慢慢考慮我的追求，不過有時間的話，我們可以一起吃飯嗎？因為下了班之後，我就變成一個人，一個人不管做什麼都很無聊。」

一個人嗎？方思妍若有所思的看著他，想了下，最後微笑點頭。「我想我可以答應有空時跟你一起吃飯，至於追求的話……」

「我說了妳可以慢慢考慮，那麼有空我再打給妳。」

「好。」

之後方思妍走去露天陽臺，一直到半個小時後她離開酒吧，都沒有再見到汪成翰。

兩個星期後。

中午一點多，方思妍剛完成一個手術，她到一樓的超商買了杯熱咖啡，她得打起精神來，待會兒還有一臺手術。

走出超商，門口旁邊雜誌架上的八卦週刊吸引了她的目光，因為封面是汪成翰和一名美麗女子一起離開酒吧的照片，她忍不住駐足看著，上頭標題寫著一廣告嫩模周雨彤曖昧承認和汪成翰戀愛中。

那天之後，雖然汪成翰說過會打電話給她，但他並沒有打來，原來是已經有交往對象了，不過奇怪了，她怎麼會如此在意這件事，難道她在期待他打電話給她？她猜是因為她有點擔心他。

雖然對他而言她是個陌生女人，但她卻已經認識他許久了。

此時一名和方思妍熟識的江姓女護士買了東西後走過來，一邊咬著麵包一邊問：

「方醫生，妳在看什麼？」她順著方思妍的目光看去，看到了八卦週刊。「原來太子建設的小開又有新歡了，他三天兩頭就換女友，這種新聞有什麼好報導的，我更驚訝的是，方醫生居然也會看這種八卦週刊喔。」

「我只是經過看了一下而已。」方思妍回道。

「我真的覺得很奇怪，這個男人明明就很花心，為什麼還有一堆女人喜歡他？雖然是有錢人，但也不能這樣玩弄女人啊，偏偏好像也不能全怪他，畢竟是那些拜金女自己想要跟他在一起，總之，這種事一個巴掌拍不響。」

「別人的八卦和我們沒有關係，走吧。」

「好。」

方思妍和江護士一起離開超商，回到各自的工作崗位上，當她要走回辦公室時，她口袋裡的手機響了，她看著來電號碼，心驚了下，是汪成翰，這個號碼她看了兩個星期了，還以為他不會打電話給她了，她有些緊張的按下通話鍵。

「方小姐，我是汪成翰，還記得我嗎？」

「記得，汪先生，你的手傷好了嗎？」

「早就已經好了，我說過會打電話給妳約吃飯，今天晚上妳有空嗎？」

「我是有空，不過……」

「有什麼問題？」

「我在想，你邀請我吃晚餐，你的女朋友不會有意見嗎？」雖然她答應有空和他一起吃飯，但現在他已經有新女友，她並不想引起不必要的誤會。

「如果妳說的新女友叫做周雨彤的話，那麼我要跟妳說，我也是看了週刊才知道我的新女友是誰，雖然我不知道她為何要說是我的女朋友，大概是炒作吧，但是我跟她只是一起喝酒的朋友罷了。」

「汪先生，很抱歉，我不是故意要過問你的私事。」

「我知道，不過我現在真的是單身，沒有女朋友，而且比較讓我感到困擾的，是你不肯答應跟我一起吃晚餐。」

「我知道了，晚上我有空，但是下午我有個手術，可能要約晚一點。」

「那麼七點半可以嗎？」

「可以。」

「和信醫院距離我們公司不遠，我可以順道開車過去接妳，對了，我會讓我的祕書先訂好餐廳。」

「不用這麼麻煩，我想等我們見面之後再一起討論要吃什麼就行了。」聽到預訂餐廳，方思妍能猜到大概又是很高級的餐廳，只是填飽肚子而已，不需要花那麼多錢，她的晚餐常常只是一碗餛飩麵就夠了。

「我知道了，就依妳的意思，那麼我們晚上見。」

「好。」

方思妍結束了和汪成翰的通話，走進辦公室，坐到辦公椅上，她放下手上的咖啡，打開抽屜，從裡面拿出一張少女時代的舊照片。

這張照片是她國中畢業典禮那天拍的，照片裡除了她這個畢業生，還有阿姨和文超表哥，鄰居妹妹也一起合照，每個人都開心的笑著，那個時候花蓮家鄉的老街還沒有改造呢。

答應了汪成翰的邀約，方思妍覺得情緒有點複雜，像是有著期待卻又感到不安，曾經有朋友說過她很冷靜，做事有規劃，很少感情用事，但是這一次，她想要順從感覺，想做就去做，就當做是偶爾的放縱一下。

她看著照片裡站在她身旁的鄰家妹妹，低喃道：「依安，妳會支持我的做法嗎？」方思妍低嘆了口氣，將照片放回去，然後關上抽屜，拿起桌上午下午要動手術病患的病歷資料，再次專心閱讀。

電話另一端的汪成翰，收了線之後，冷冷地笑著。

在他看來，方思妍和周雨彤是同一種女人，但至少周雨彤很清楚的表現出她就是崇尚物質生活，對他說他房子那麼多，乾脆把不想要的舊房子送給她好了，看上去是笨，但其實很聰明，不然也不會有週刊那篇炒作的報導了，他的祕書告訴他，周雨彤近來接了很多電視通告，順利的進入演藝圈。

至於方思妍，在酒吧時明明盯著他看，那雙明眸看得出來很在意他，卻又表現得不是很熱情，在他看來，那也許是她勾引他的手段罷了，無所謂，不管她的手段是什麼，他一點也不在意，因為考驗人性貪婪慾望的遊戲已經開始。

他必須讓那個女人知道，她得為自己做錯的事負責，她是絕對不可能得到她想要的。

至於遊戲的最後，她會為自己曾經犯下的錯付出什麼樣的代價，這得看她的慾望有多強烈了，若是她不顧一切的只想往上攀附，貪婪到甚至希望能當上太子建設的少奶奶，那麼爬得愈高，她將會摔得愈重。

當然，如果她不貪圖榮華富貴，一開始就拒絕他的邀請，那麼就不會有這場遊戲了。

現在，連他也很期待結局，在她以為自己已經擁有了一切，卻又發現轉眼成空，她的表情應該會很有趣。

只是，這個時候的汪成翰如果早知道最後的結局是兩敗俱傷，會讓他痛徹心扉，也許就不會策劃這場遊戲了，又或者該說，他注定這輩子都無法跟心愛的女人在一起。

第2章

晚上七點半，汪成翰開車準時來到和信醫院，方思妍才剛坐上副駕座，他的手機鈴聲便響起，他拿起手機瞥了眼來電顯示，是美國紐約的工作夥伴喬治打來的。他很清楚如果不是有重要的事，喬治不會在這個時候打電話給他，他向方思妍說了聲抱歉後接起電話，用英文和對方交談。

「喬治，你怎麼會一大早打電話給我？」紐約和臺北的時差約莫十二個小時，紐約現在應該才是早上。

「成翰，今天上午我要去帝傑投資公司開會，我之前已經把收購帝傑的資料 mail 純給你了，你說看完之後會再回 mail 純給我，但我到現在都還沒有收到。」

「抱歉喬治，那份資料還在我那裡，我已經看過了，有幾個問題我本來打算找時間跟你討論的，但後來忘了。」

「是忘了還是又喝醉了？」喬治沒好氣的道。

「喬治，我十分鐘後到家，待會兒再打給你。」汪成翰說完，逕自結束通話。

方思妍主動說道：「汪先生，看來你有公事要忙，我先回去好了，我們改天再約吧。」

他想了下，提議道：「方小姐，如果妳還不是很餓的話，能不能先跟我回家一趟，等我把事情處理完，我們再一起去吃晚餐，這樣如何？」雖然這不在計劃之內，但卻可以讓彼此更加熟識。

「這樣不會不方便嗎？」她擔心造成他的麻煩。

「沒有什麼不方便的，我的公寓只有我一個人住，沒有問題。」

他爺爺住在陽明山的大宅，目前是半退休的狀態，一個星期會到公司幾天，偶爾假日他會回去跟老人家一起吃飯。

雖然爺爺是個很成功的商人，但對他的管教方式汪成瀚算是放任了，大概是和他父親早逝有關係。

他的父親二十幾歲時因為一場車禍意外而過世，父親那時的女友，也就是他的母親懷孕了，在爺爺的拜託下，母親未婚生下他，把他交給爺爺教養，母親則飛去英國唸書，幾年後和一名英國貴族後代結婚，一直定居在英國。

知道他母親未婚生子的人不多，母親現在的夫家也無人知曉，他和母親幾乎沒有聯繫，頂多偶爾從和太子建設有合作關係的舅舅那邊聽聞關於母親的消息，他才知道母親婚後生了兩子一女。

「那……好吧。」方思妍輕輕點了點頭。

他將車子駛上車道，載著她回到他的豪華公寓。

回到家後，他拿了瓶礦泉水給她，他屋裡的飲料只有酒和礦泉水，他請她坐在客廳等他，之後他走進書房，和喬治以視訊討論公事。

汪成翰看著螢幕上的喬治，開始針對收購資料中的問題和喬治進行討論，十分鐘便已定案。

喬治是個金髮帥哥，和汪成翰是哈佛大學的同學，兩人可是認識十幾年的哥兒們，默契好得很。

大三那年，投資股票獲利不少的汪成翰決定成立一間資產管理公司，專門針對經營遇困的企業進行重整或收購，他便邀請喬治當他的工作夥伴，喬治很樂意，幾乎是當下就答應了，喬治唯一提出的困惑是，汪成翰為什麼要在美國成立公司，明明聽說他畢業後要回臺灣繼承家裡的建設公司。

汪成翰笑著說，他只是對這個行業感到很有興趣，覺得日子無聊想玩玩看而已，而且他跟他爺爺約定最晚二十七歲回臺灣接管公司，所以這幾年他想看看自己能闡出什麼名堂來。

誰能想得到，當初為了好玩無聊而成立的 IGM，在十年後的今天會成為全球最大的資產管理公司，喬治真的很佩服汪成翰的投資眼光，幾年前，汪成翰突然說對一家發不出薪水的電腦公司很感興趣，連帶一併收購了他們研發的軟體產品，兩年後，汪成翰將那間電腦公司以兩億美金賣給了微軟，總之，公司很有錢，連他這個小股東都擁有兩架私人小飛機了。

討論完後，喬治還有一件事要報告，「成翰，金森百貨執行長羅伯特的母親，也是最大的股東卡洛琳夫人，她希望能跟你見個面，她期待我們助他們紓困而不是收購，因為那是夫人的父親留給她的產業。」

金森百貨是美國老字號的連鎖百貨公司，曾經是美國知名度最高也是最受歡迎的百貨公司，但經歷了二〇〇八年金融危機而導致的經濟動蕩，再加上沒有優秀接班人，羅伯特和另外兩位兄弟的幾次投資接連失利，負債累累，儘管目前集團的資產仍大於負債，但營運每下愈況，前景堪憂。

「除了收購，沒什麼好談的，我只想要金森位在市中心的土地，對於經營百貨公司沒有興趣，等他們想賣了再說。」汪成翰語氣淡漠的回道。

「我知道了。」喬治明白當好友說沒有興趣，那就不必再多說什麼。「成翰，我從螢幕看你，你的氣色不太好，聽我的勸，戒酒吧，我想依安也不想見到你變成一個酒鬼。」

以前的汪成翰非常有自信，沉穩又瀟灑，雖然工作忙碌，每天都顯得神采奕奕，更不曾遺漏過什麼重要的事，可是現在的他，雖然神情還是一樣充滿自信，但卻少了瀟灑，多了分淡漠，像是對什麼事都不在乎，就拿金森百貨來說，若是以前的他，他一定會答應和對方見面，甚至考慮投資。

自己的妻子是臺灣人，從臺灣朋友那邊聽說，汪成翰這一年來變成一個到處飲酒作樂的花花公子，他也知道汪成翰之所以改變這麼多，是因為交往兩年的女友何依安突然去世的緣故，當時人在美國的汪成翰，才開心的說等回臺灣要準備結婚的事，可是女友卻突然死了，任誰都無法接受這麼殘酷的打擊，更別說當汪成翰趕回臺灣時，還沒有見到心愛女友的最後一面。

自己真的不懂何依安的家人為什麼要提早把何依安給火化了，好歹也該讓汪成翰

見她最後一眼的，如此一來，汪成翰也許就不會覺得這麼遺憾了。

喬治在感嘆的同時，真心希望好友能快點走出傷痛。

汪成翰聽到喬治提起何依安，他靜默了一會兒才道：「好了，你該準備去上班了。」

「嗯，保持聯絡。」喬治點點頭道。

汪成翰關掉電腦，結束和喬治的視訊。

剛剛他差點就跟喬治提起依安的真正死因，而那名只想嫁進豪門的失職醫生，此刻就坐在外頭的客廳。

汪成翰滑開手機，裡面有一張他和何依安的合照，是她拿他的手機拍的，照片裡的她笑得恬靜溫柔。

他認識依安很多年了，她是潘亞莉的繼姊。

潘亞莉的父親曾經是太子建設的重要幹部，潘亞莉從小就常跟著父母到他們家拜年，潘亞莉小五那年，她父親因病去世，他爺爺擔心她們母女倆的生活，便聘請她的母親到太子建設上班。

潘亞莉高一那一年，她的母親和依安的父親再婚，比潘亞莉大一歲的依安成為她的繼姊，他也因此認識了依安。

至於他會和依安進一步交往，是她大學畢業後進入太子建設工作，成為他的助理祕書後，他們的戀情並沒有公開，只有他的祕書知情而已，因為公司嚴禁員工談戀愛，想也知道是他爺爺規定的。

後來她在去美國前提出辭呈，兩人決定等他從美國回來就結婚……

汪成翰的大手握緊手機，每次想起以前的事，他便感到心痛得難以呼吸，當他喘不過氣來，他就想喝酒，因此他常去酒吧喝酒，對於主動說要陪他一起喝酒的女人，他幾乎來者不拒，熱鬧至少可以讓他忘了心裡的難受與痛苦。

而現在，他也會讓方思妍體會一下，失去最重要的東西會有多麼心痛。

汪成翰進入書房後，方思妍在屋裡繞了一圈，就跟依安說的一樣，這是一間很漂亮的大房子。

依安比她小了三歲，在七、八歲時，依安跟著父親搬到花蓮居住，成為她家的鄰居，她沒有妹妹，因此和依安感情很好，在她國中畢業後沒多久，依安又跟著父親搬到臺北，後來她北上唸醫學系，有時會跟依安碰面吃飯。

在依安跟汪成翰交往後，兩人每次見面，依安都不停說著男友的事—

思妍姊，我有男朋友了，他是我的上司，他長得很帥喔，我高中時第一次見到他就愛上他了，而且我怎麼也沒想到有一天我可以和他談戀愛，我覺得自己每天好像都在作夢一樣。

思妍姊，我跟妳說，我男友他都用左手拿東西喝喔，大概是因為他總是一邊喝咖啡，一邊還在做事，所以久而久之養成了這樣的習慣，我覺得他認真工作的表情真是帥呆了！

思妍姊，我發現我男友很愛穿灰色的衣服，他的衣櫃裡一半以上的衣服都是灰色系的，其實我覺得不管他穿什麼衣服都很好看，就算是最普通的家居服，看起來

都像男模特兒，我覺得我男朋友是全世界最帥又最性感的男人。

思妍姊，我繼妹亞莉問我是不是交男朋友了，我沒有承認，雖然我男友認為讓亞莉知道沒有關係，但我不想說，我總覺得亞莉討厭我，而且她好像也喜歡我男友，我想這件事還是以後有機會再說吧。

思妍姊，我跟我男友提過妳這個鄰家姊姊一直對我很好，不過我沒有讓他知道妳現在是個醫生，等哪天你們見面了，他一定會很驚訝，原來我也是有像思妍姊妳這麼優秀厲害的好朋友呢！

思妍姊，昨天我男友問我要不要跟他一起生活，我開心的拚命點頭，點得頭都暈了，後來他帶我去看一間很大、很豪華的房子，雖然還在施工，但是再半年就可以完工了，他說那是我們結婚後要住的房子，他決定這個星期六到我家正式拜訪，先讓家人知道我們交往的事，之後再對外公開，思妍姊，我結婚的時候希望妳能當我的伴娘。

方思妍心想，這間房子應該是在依安過世後才完工的，雖然依安多次安排她和男友汪成翰見面，但不是她剛好有急診病患，就是依安的男友有事，像是老天爺故意不讓他們碰面似的，一直錯過認識對方的機會。

現在，她終於和依安口中很棒的男友見到面了，但依安已經不在了。

依安的死讓她很難過，但想起好友立珊的哭求、何伯父的懇求，最後她也只能幫著隱瞞，但她真的覺得很對不起依安，她不求依安能夠諒解她，只希望依安在天上做個快樂天使。

話說回來，汪成翰現在的模樣，和依安以前形容的差好多，依安說他每天都神采奕奕，笑起來帥氣逼人，但現在的他，大概是飲酒過量，加上夜生活太靡爛，氣色不好就算了，笑起來還帶著一絲痞樣，那頹廢的模樣和照片裡的英挺帥氣判若兩人。

其實她心裡很清楚，汪成翰並不是真心想要跟她做朋友，那天在酒吧，她跟他一起離開員工休息室，當他叫住她，而她回頭時，也許他以為自己掩飾得很好，但在那一瞬間，他看她的眼神像是死神，若不是她的個性向來冷靜，說不定會被他那樣的眼神給嚇得當場哭出來。

她知道醫院的同事都認為是她的疏忽才會害死依安，他也是這麼想的嗎？偏偏她無法澄清和解釋，畢竟她的確也有責任。

而且，突然間失去最愛的人，那種殘酷的打擊和內心所承受的痛苦，她自己也曾經遭遇過，心真的很痛很痛，所以，她能體會他的憤恨。

雖然她不知道他刻意接近她真正的目的是什麼，不過她倒是希望能跟他做朋友，如果可以，她希望能幫助他改變現在的生活，別再荒唐度日，好好去談下一場戀愛，她相信依安也會想要見到他過得很好，這也是她現在唯一能替依安做的事。方思妍沉思之際，聽到放在客廳桌上的手機響起，她走過去接聽，是醫院護士打來的。

「二號病床的王姓病患現在開始發燒了？Miss 許，如果半個小時後病患體溫持續升高的話，馬上打電話給我……好，就這樣。」

「醫院打來的？」汪成翰來到客廳剛好看到她結束通話，他直覺問道。

「對，今天我替兩個病人動手術，我要護士特別注意病患的情況，一有問題馬上通知我。」

「妳對待每個病人都是這樣嗎？」他故意問道。

「當然，我對我的病患有責任。」她堅定的回道。

「這麼聽來，妳是一個很盡責的醫生。」

「沒什麼，這本來就是醫生該做的事。」方思妍說完，低頭將手機放回皮包裡。她沒有看見在那一瞬間，汪成翰的眼底閃過一抹怒色，她根本是在說謊！

遊戲開始了，從這一刻起，他會很寵她，讓她以為自己置身在天堂，這麼一來，等她跌落地獄時，體會才能更深刻。

「方小姐，晚餐吃義大利麵，好嗎？」

方思妍拿著皮包點點頭。「好，我喜歡吃義大利麵。」

「不用拿皮包，妳等我十五分鐘，馬上就可以吃了。」汪成翰邊說邊捲起襯衫的袖子。

她難掩驚訝的問：「汪先生，難道你要親自下廚嗎？」

他微微一笑，「嗯。」說完，他轉身走向廚房。

方思妍哪可能坐得住，她將皮包放回沙發上後，馬上跟了過去。

汪成翰從冰箱裡拿出食材還有肉醬罐頭，問著站在廚房門口的她，「我打算做番茄肉醬義大利麵，還是妳想要吃其他口味的？」

「就吃番茄肉醬義大利麵。」她回道。

她沒聽依安說過他會做菜，大概是因為下廚的都是依安吧。依安從小跟父親相依為命，不但很會做家事，廚藝也很好。

若不是親眼所見，她根本無法想像散發尊貴氣勢的他會站在廚房裡做菜，動作還這般駕輕就熟，看著他俊美的側臉，她想起江護士說過不懂為何那麼多拜金女喜歡他。

她覺得喜歡他的女人不一定都是拜金女，其中應該也有不少人是真的被他的魅力所吸引了，就連她也忘我的看著他許久。

十多分鐘後，方思妍和汪成翰一起坐在餐桌前吃著義大利麵，邊聊著天。

她這才知道他最初會自己動手做義大利麵，是因為那時的女友煮得太難吃，他為了證明女友料理的方式是錯的，便親自下廚，從那次之後，他只要有空就會自己下廚。

聊了好一會兒，方思妍對汪成翰的認識又多了一點，後來他表示希望別再「方小姐」、「汪先生」的喊來喊去，太生疏了，因此兩人都同意改稱呼，像朋友般喊對方的名字。

然後，他發現少了佐餐的飲料，連忙起身問：「妳要來點紅酒嗎？」

「不用，我不喝酒。」她搖搖頭。

「為什麼？難道是有什麼特別的原因嗎？」汪成翰會這麼問，是因為他曾看她在酒吧裡勸客人戒酒，但他總覺得她不只是為了對方的健康著想而已。

方思妍的淺笑裡帶著淡淡的哀傷。「是有特別的原因沒錯，下次有機會再跟你說好了。」一般人聽到她說不喝酒，都以為她是醫生，特別注重身體健康，連執行長都沒有問過呢。

他不再追問，走進廚房，倒來兩杯白開水，將其中一杯遞給她。「今天我也一起喝水好了，喝水比較健康，是吧，方醫生。」

她的內心有著小小的感動，見他用左手拿起杯子喝水，她微微一笑。「沒錯，水是對身體健康最好的飲料。」喝完水，她落落大方的道：「成翰，我好像還沒有跟你說謝謝，謝謝你今天親自下廚請我吃義大利麵，非常好吃。」

他身為男人，廚藝卻比她還要好，真讓她有些汗顏。

「很高興妳這麼捧場，不過妳不用這麼客氣，我說過對妳一見鍾情吧，可以和欣賞喜歡的對象一起吃飯，我感到很開心。」

「成翰，關於你之前說的追求，我覺得……」方思妍話還沒說完，就被手機鈴聲打斷，她起身到客廳去接電話，是許護士打來的，告知王姓病患的體溫已經下降了。「謝謝妳，Miss 許，如果有其他狀況請再馬上通知我……好，再見。」她鬆了口氣，拿著手機回到餐桌前坐下。

「病人怎麼樣了？」汪成翰問道。

「沒事了，那名病人已經退燒，所以我現在不用趕回去醫院。」她總算能比較放心的吃晚餐了。

汪成翰看著她，忍不住想，如果病人還在發燒，她真的會趕回醫院嗎？還是繼續留在這裡跟他一起吃晚餐？他甚至想追問她一年前依安手術的事，很快的他又自己反駁了這個念頭，問了又如何？難道她會老實承認是她的錯嗎？

他曾質疑過是不是醫療疏失，不然一個小手術怎麼會讓依安再也醒不過來，但何伯父因為失去愛女太過傷痛，不想再多談關於女兒的死，也認為既然人都死了，沒有什麼好追究的了，而潘亞莉的母親也勸他放下，人死不能復生，他那麼做，只會讓活著的人更加傷心和痛苦，所以後來他不再向他們提起這件事，可是他怎麼樣都無法釋懷。

遲遲沒等到他的回應，又見他的表情有點怪異，方思妍關心的問：「成翰，你怎麼了？」

汪成翰拿起杯子，將水一口飲盡。「思妍，我想問妳，對於我的追求，妳考慮得如何？我知道八卦週刊常常報導我的緋聞，但我並沒有和那些女人交往，大家只是一起喝喝酒罷了，希望妳不要誤會。」

她望著他問：「你為什麼那麼喜歡去酒吧喝酒呢？」

「大概是不想自己一個人吧。」他帶著微笑回道：「每天下班回家後總是一個人吃飯，一個人看電視，一個人睡覺，身邊連個可以說話的對象都沒有，去酒吧至少有人陪我喝酒、陪我說話，比較不這麼空虛無聊。」

方思妍不知道該怎麼回應，她聽得出來他的語氣帶著故作輕鬆的自嘲和寂寞，雖然臉上帶著笑，但眼神卻閃爍著孤寂。

其實她本來是想告訴他，她拒絕他的追求，希望兩人只當朋友就好，但依照目前

的情況，若她不答應，他是不會放棄的。

雖然她很清楚坐在面前的是個很危險的男人，如果她夠聰明的話，應該馬上離開，並且從此不再跟他有任何交集。

她低頭看著盤中的義大利麵，真的很好吃，聽說會做菜給女人吃的男人是溫柔的好男人，她想著，如果放著他不管，萬一他日後開始酗酒那就不好了。

只是，她的內心依舊有著很強烈的不安，如果她以這樣的心情答應跟他交往，恐怕他很快就會察覺到有異。

經過一番思索後，方思妍說：「成翰，我希望你可以再多給我一點時間考慮，不過我還是很樂意當你的飯友，跟你一起吃飯，當然，如果你想找人說說話，也可以打電話給我。」

汪成翰猜想她會做出這樣的決定，大概是想把他當成備胎，想比較看看他和沈君羿誰比較好，又或者誰可以比較快讓她成為少奶奶。

這個女人，就只有外表看起來純淨可人罷了。

看來他得幫她做出決定，畢竟他並不打算花太多時間玩遊戲。「好，就讓我們先當飯友，我會讓妳看到我想追求妳的真心。」

之後的每天下午，方思妍都會收到汪成翰邀請吃飯的Line訊息，兩人也愈來愈常共進晚餐。

由於汪成翰都是親自開著頂級房車來到和信醫院接她，因此沒有多久，醫院裡開始流傳她和太子建設總經理交往的八卦。

「思妍，我聽說妳劈腿了，還有人說妳甩了我這個醫院的小小開，準備當太子建設的董娘，這是真的嗎？」上午的會議結束後，沈君羿請方思妍到執行長辦公室喝咖啡。

他最近因為醫院要購買新醫療儀器忙翻了天，後天還要飛去美國和德國，跟儀器製造廠商見面，直到今天，他才知道他和方思妍分手的消息傳得沸沸揚揚，他還得到許多人關愛的眼神，更有人說要幫他介紹女朋友，所以他必須找「當事人」好好了解一下情況。

「還有，我什麼時候變成小小開了？我只聽過小小兵而已。」他很不高興被人叫小小開。

方思妍一聽，忍不住笑了。

「妳笑了？所以傳聞是真的？妳打算把我給甩了，然後跟太子建設那個叫什麼東東東的總經理交往？很抱歉，我一向不會記得情敵的名字。」

「他叫做汪成翰，還有，執行長，我不記得什麼時候跟你交往了，既然如此，我又怎麼會把你給甩了呢。」她知道醫院裡關於她和執行長的情事緋聞不少，以前她還會想著要澄清，但後來傳聞實在太多，她也懶得理會了。

「思妍，剛剛在妳來之前，我估狗了一下，發現那傢伙是個花花公子，雖然皮相不錯，不過還是差了我一點，但我跟妳說，別跟那種人來往，那種愛去酒吧的花

心男人不適合妳。」

方思妍覺得這番話由他來說特別沒有說服力，他自己不也常和朋友去酒吧嗎？

「執行長，其實他以前不是這個樣子的。」她不是要替汪成翰說話，她只是實話實說而已。

沈君羿推了下鼻梁上的眼鏡。「怎麼，妳以前就認識那傢伙了？」

「不，我跟他以前並不認識，甚至也沒有見過面，我只是透過一個朋友聽說了不少關於他的事情，以前的他真的不是喜歡上酒吧喝酒的人，至少一年前不是，那是因為發生了一些事，他才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。」她覺得她也有責任，因此她想要幫他恢復從前的生活。

「思妍，妳有發現嗎？妳從剛剛就一直在替汪成翰那個傢伙說話耶，難道妳真的和他在交往嗎？」雖然她拒絕了他，但他還是很喜歡她，當然不希望她遇到不好的男人，受到傷害。

「我沒有答應他的追求，只答應跟他一起吃飯。」

其實一開始聽到方思妍和太子建設汪成翰交往的消息，沈君羿認為應該只是無聊的八卦，要是她真的會為了錢而和什麼人交往，她早就是他的女朋友了，況且就他對她的了解，她平常不是待在醫院就是窩在租屋處，連護理人員舉辦的聯誼活動她也從來不參加，她又是怎麼和汪成翰有所交集的？

這樣的疑問一起，他馬上問：「思妍，妳說妳之前並不認識汪成翰，那為什麼現在會變得這麼熟？」

「上次跟你一起去酒吧，你不是要我幫你拿礦泉水嗎？那個時候酒吧裡的一盞天井燈突然爆裂，我剛好就站在下面，是汪成翰及時把我拉開我才沒有受傷，我跟他就是這樣認識的。」方思妍覺得這沒什麼好隱瞞的。

原來那個豬頭是他自己！沈君羿氣得頓時血液衝腦，頗有快要中風的感覺，他在心裡暗罵自己真是個大白癡！

方思妍發現他的表情少了平日貫有的吊兒郎當，露出像是懊惱的模樣，她困惑的問：「執行長，有什麼問題嗎？」

他沒有說話，只是直勾勾的望著她，先是挑了一下右眉，接著又挑了挑左眉，之後兩道濃眉緊緊皺在一起。「我沒有什麼問題，只是覺得大事不妙了。」

「什麼大事不妙了？」她不明白他的意思。

沈君羿拿起咖啡杯，啜飲著咖啡，就是故意不回答她的話。

他不想告訴她，當她提起汪成翰的時候，表情很溫柔，連語氣也是，她說她以前就知道他的事，該不會以前就喜歡那傢伙了吧，因此才一直拒絕他的追求？

關於汪成翰這個人，他其實是知道底細的，當然不是估狗來的，而是當年他在美國讀書時，他的女友是哈佛大學的學生，跟他提起有個和他一樣來自臺灣的男生很厲害，不過才大三，就已經是一間公司的老闆了。

IGM 資產管理公司目前的執行長是喬治·哈里斯，但幕後的大老闆其實是汪成翰，汪成翰不常出現在媒體面前，但卻是個商業奇才，把別人眼中像是廢鐵的公司買下後，加入了碳等元素，廢鐵搖身變成了鋼，身價就差很多了。

臺灣的財經雜誌很少有這類資產管理公司的報導，但在歐美，IGM 可是相當知名的公司，而且財力雄厚。

沈君羿想了下，汪成翰回來臺灣多年，一向低調，他跑趴多年，也沒有見過人，但是這一年來，他的確常在酒吧和派對上見到汪成翰，而那傢伙也開始成為八卦週刊的封面主角，變成有名的花花公子，所以真的是因為發生了某些事，才讓那傢伙變成現在這個樣子？

但那傢伙為何會突然來追求他們家的思妍？汪成翰在酒吧裡左擁右抱的那些女人，哪一個不是又性感又妖媚又會撒嬌，思妍雖然漂亮，但她比任何人都要純真，別說撒嬌了，讓她擺個性感的姿勢恐怕都會很好笑，正因為如此，他才會這麼喜歡她。

唉呀，他的思緒有些脫軌了，不管怎樣，他就是覺得哪裡怪怪的，偏偏一時間也說不上來，既然如此，就等他出差回來再好好調查清楚吧。

最後，因為沈君羿有重要的電話要接聽，方思妍便先行離開執行長辦公室，但她還是覺得很困惑，他到底為什麼要喊大事不妙了？不過她知道他會問起她和汪成翰的事，是出自朋友的關心。

她下意識伸手捂著左胸口，一直以來，她都不曾對沈君羿有過心跳加快的感覺，也不曾看他看得入迷，可是對於汪成翰……

突地，口袋裡的手機震動打斷了她的思緒，她拿出手機滑開 Line 的訊息，是汪成翰傳來的一

今天晚上有空嗎？一起吃飯，我去接你。

方思妍勾起唇，快速回覆一

可以。

那麼晚上見。

好。

她看著他傳來的訊息，莫名開始心跳加快，就算沒有看到他本人，依舊讓她感到高興。

她期待與他見面嗎？她的心還來不及回應，微紅的雙頰已經替她回答了。